

揭示大学教授真相

教授变形记



揭示大学教授真相

教授变形记

老悟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授变形记/老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104-03107-9

I. 教…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0603号

教授变形记

责任编辑: 赵建新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电话: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06千

版次: 2009年1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3107-9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子	1
一	2

 慌急之中，杨丽芬重重地摁了几下“-3”键，但电梯仍然原地不动。当她正准备再次摁“-3”键时，电梯忽然像失了控一样地飞速地往下坠——她吓得要命，慌忙用两手使劲地撑着电梯的两壁，闭着眼，随着电梯一起往下坠。

二	11
---------	----

 “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皇甫钟贤毫不犹豫地说，略微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又颇为自负地说，“我主政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部来的人哪一个不是我一手弄进来的？在我管辖的地盘内安插个把人，那岂不是小菜一碟！”

三	20
---------	----

 一回到宿舍，她便拿上毛巾、衣服和牙膏、牙刷、洗发精、香皂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盥洗室，先将喷头开到最大把全身使劲地冲了个透，然后，把所带的牙膏、洗发精、香皂等逐一用上，末了，还用牙刷把身上能刷到的地方都刷了一遍——好像一丁点地方不刷到都会沾惹上皇甫钟贤居室的齷齪与晦气似的。

四	32
---------	----

 “芬，芬……”也许是牛恒慵真情的作用，也许是药物的作用……皇

甫钟贤终于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也许是以为坐在自己身边的是杨丽芬，也许是还沉浸在对杨丽芬的幻想里，他醒来时，嘴里还不停地呼唤着杨丽芬的名字。

五 43

“可我到哪里去弄香呢？”想到“焚香敬神”，杨丽芬又不禁犯愁起来了，可当她的眼光落到书桌上那在停电时用来照明的蜡烛时，她那愁云满布的心头一下子晴空万里起来了，她不由自主地轻叫了一声：“有了！”

六 50

“那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皇甫钟贤又拍了拍解海夫的肩说，“你们刚大二，虽说‘优干留校’的事还早，但现在也得开始做准备。我的老庄研究那门课学生一般都不容易得高分——不过，不要紧，将来在考试之前我给你个别辅导一下，你拿高分就肯定没问题了。至于你的入党之事嘛，好说——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吗？不过，你也得努力工作！”

七 59

杨丽芬看完了电报后不但没有打算立即返校，反而决定一整个暑假都和父母在一起——在她看来，这样做一是对父母尽一下孝心——父母抚养了自己二十年，现在虽然没挣到钱不能养活父母，但总可以帮父母干干田间地头的活或做做家务活替换一下父母。二是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因为经济、学业和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她有三年多没回家了。

八 64

皇甫钟贤对霍丽友的话心知肚明，但又不明确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看了看她，表面上答非所问但实际上是有的放矢地说：“实际上，你说得也不错——不过，这只能说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则未必如此。”说到这儿，便停顿下来，斜了霍丽友一眼，接着又用筷子在花生碗里戳来戳去。

九 67

听说先前为了夺取人文社会科学部的统治权，他伙同他的几位把兄弟对他的前任——也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部的现任党总支书记马观音，采取了讨好卖乖、吹牛拍马、送礼行贿以及造谣诬蔑、攻击谩骂、恫吓调戏等形式多样的手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迫使马观音让出了统治权。

十 74

当皇甫钟贤让大家鼓掌欢迎杨丽芬时，她稍稍顿了顿，用余光瞟了瞟左右，感觉到身边的人就是杨丽芬，之后，又继续翻阅报纸。当教师们起身离开会场时，她随手将报纸放置到身边的报架后便迅速汇入纷纷离去的人流之中——以至于杨丽芬紧跑几步才跟上她。

十一 80

“这篇文章怎么如此似曾相识？”读完之后，杨丽芬想，“噢！是袁枚《祭妹文》的偷梁换柱！‘吾官职，县太爷。吾女人，多乎哉……’真厚颜！真无耻！”一想到这，她就像吃饭时无意间吃到了苍蝇样恶心起来，本来就郁闷的心情更加郁闷起来了，紧接着是一阵比下午更为强烈的眩晕，随后，便昏了过去……

十二 85

一会儿后，杨丽芬随宁紫荆来到小区西南角的一座八角亭。亭子为实木建筑，亭顶褐色的底色上衬托出“飞天”似的人物，亭顶边沿绿红相间，亭柱上刻绘着色彩淡雅的龙凤图案，亭内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石凳后面是环栏杆的圆形条椅。

十三 96

跑来跑去，皇甫钟贤虽说不是筋疲力尽了，但也确实很疲劳了。一回到办公室，便往座椅上一窝，随手把礼品往办公桌一扔。就在扔礼品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放着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皇甫主任：杨丽芬老师来

电话说她离开医院了，虽然身体还未完全还原，但已无大碍，请领导们放心！程大奋。”

十四 101

原来，皇甫钟贤与潘茹莲有过一次“幸会”——两年前暑假的一个晚上，他俩在皇后夜总会萍水相逢，但就在两人贴面起舞、欲行云雨之事时，‘打黄扫非’突击队突然光临，结果，两人与当时在场的其他“同类人”一起被抓进了看守所……由于当时夜总会场合的特殊，他俩彼此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因此，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两人虽然也不约而同地相互思念，但也只能是思念而已！

十五 112

“您我都同为双姓，这说明我们有共同之处，我们现在有共同之处说明我们远祖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说不定还是同一个人，既然我们有可能同祖同根，那就请您就认我为儿吧——您若答应认我为儿我就起来。”

十六 118

刘振基做过皇甫钟贤几年的副手，对皇甫钟贤一向忠心耿耿，于是，皇甫钟贤便在司马向他咨询教务处长的人选时推荐了刘振基。刘振基走马上任之际向皇甫钟贤移交历年来积攒的小金库时，皇甫钟贤只接收了一半……

十七 124

“二位小弟及涂姐的看法都对，但今天主要不是谈看法，而是谈做法——怎么去做！谈怎么做才能使杨丽芬感念我们皈依我们献身于我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见我们就像见了鬼魅一样避之惟恐不及！”见游珊瑚等的谈话并未触及要害，皇甫钟贤面带愠色语带不悦地说。

十八 128

也许女人真是爱嫉妒的动物吧。本来，霍丽友心里明白，男人仅仅用

裤带是拴不住的。对于一个男人，女人不是应该像警察对罪犯那样给他披枷带锁，而是应该长线放远鹞，否则，男人虽有可能被你拥有一时，但绝不能被你拥有一生。

十九 132

游珊瑚从皇甫钟贤的办公室出来后便迅速地投入到完成皇甫钟贤交待的任务的“战斗”中——他径直去找杨丽芬所教的那个班学生谈话。由于是大四了，加上时间又是上午第四节课，所以，当游珊瑚到达那个班所在的教室时，教室里的学生已经寥寥无几。

二〇 137

“别‘谦虚’了！老兄闲置着的房子不会少——据我所知，仅钱老板为了报答你把他介绍给‘司马老板’就送了你几套，那些房子虽然间或也有人去住，但大部分时候都是闲置着的！”孙忠林“阴阴”地说，“再说，房子又不是能藏着掖着的小物品！而且有房子闲着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二十一 146

坐诊大夫没有医术不高明的——杨丽芬父亲就诊的那医生稍稍瞧了他一眼就断定他病得不轻，随后便给他开出了一系列检查单。一个星期之后，结果出来了——他不是老毛病，而是肾衰竭，而且两个肾都是。

二十二 155

教师们想到愿不愿意掏都得掏，便强忍着愤怒把钱交给了涂淑娘——谁交了钱，涂淑娘便在其名字后面打上一勾放行。有一个青年教师尽其所有也只得有一百二十元钱，涂淑娘不依不挠，只得添上了三十元的饭票之后才得以脱身。

二十三 163

与此同时，床上一下子跃起了两个人——虽然屋子里没有开灯，但通

过窗外灯光的返照，游珊瑚还是看清楚了那两个人一丝未挂，其中，一个是解海夫，另一个是甄晟莲，他们也看清楚来人是他们的游恩师！

二十四 169

“我的肾？”随后，杨丽芬忽然想起了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一则有关母亲用自己的一个肾救孩子的故事，便像过去念中学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地想出了一道难题的解决方法一样兴奋，高兴得失口叫了起来，“就用我的肾救我的父亲！我有两个肾，按常理来说人只用一个也能活命！”

二十五 177

皇甫钟贤能不生气吗？他对过去所有得手的女人，虽然也付出过代价，但毕竟都是次次得手且手到擒来——从下乡时的幼女到同事的幼女，从年轻的同事到年老的同事，从未婚女子到离婚女子，哪一个都是手到擒来想弄就弄。可就这个杨丽芬不知好歹，“顶着鹅毛不知轻，压着磨子不知重”，简直是一个“吃生米的”东西！

二十六 181

“哟——师哥，是你！”当那一声“我”传入杨丽芬的耳鼓里时，她一改平时的雍容、稳重和文静，而像一个失聪了好久之后忽然恢复了听力的人一样，兴奋地大叫起来，“妈！我上次对您说过的那个‘熊镇甫’回来了！”

二十七 189

母亲觉得她太忙太累不要她侍候、也不要她陪聊，但她依然故我……一天到晚工作紧凑而又有条不紊，生活充实而又不显过重，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可好景不长——在熊镇甫返校后的第二个周二下午，教务处办公室打来电话让她去见教务处长。

二十八 197

“我等了你快一个小时——你怎么才来？！”杨丽芬刚一进人事处长

室，柳秧歌便一改平时满脸堆笑对谁都点头哈腰媚猫一样的神态，斜了她一眼，颇为生气地说。

二十九 209

“怎么办？实在不行了就和他睡一觉！用涂淑娘的话来说，‘女人只要两眼一闭，两腿一张，就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宁紫荆说反话道，“其实，我们这种人就是死板，脑子不开窍！现在的女人有谁还把和男人睡觉当成一回事？很多还把和男人睡觉当作一件荣耀的事予以炫耀呢！”

三〇 219

不过，她也意识到即使把游珊瑚逼死，他也无能为力，于是，转而要挟皇甫钟贤。此时听到皇甫钟贤这么一说，虽然嘴上非常鄙夷游珊瑚，但心里却一亮，觉得借皇甫钟贤的手、借游珊瑚的名的确是解决自己工作的最佳途径。

三十一 224

杨丽芬被那巴掌打得倒在地上，头昏脑胀，眼前突然变得一片黑，眼镜也飞得老远，碎成几块。过了好一会，才吃力地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边爬边用两手在地上摸眼镜，结果没摸到眼镜却摸到了一滩汁液。

三十二 231

“老师！解海夫和甄晟莲平时在班里就骄横跋扈，肯定是有背景的，但从他们前前后后做的一些事情来看，他们做那些事情又显然不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目的的，您一定得提防一下——不能仅仅提防他们！”

三十三 236

原来，锦都大学等三所大学在收到杨丽芬的求职函后，很快就向锦海大学发出了外调函。皇甫钟贤得知后，立即召开部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在会上，他反复强调无论是何处何人了解杨丽芬的情况，谁都绝不可赞一辞。

会后，又指使涂淑娘把杨丽芬叫到办公室。

三十四 247

“咬舌”事件三个多月后，皇甫钟贤坐实犯有调戏妇女、贪污挪用公款、索贿、间接致人于死等罪，数罪并罚被判处 15 年徒刑——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他也接到了陈晖从澳门寄来的离婚协议书。牛恒壖、游珊瑚、涂淑娘等因助纣为虐而被撤职查办。由于与皇甫钟贤的性丑闻，霍丽友卧轨自杀，潘茹莲被辞退。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徐志摩《人变兽》

引 子

锦海大学坐落于锦山麓。在锦海大学进驻之前，那里曾是一座硕大而又古老的苜蓿园。据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那里杂草丛生，荆棘遍地。张骞从西域回国后，把从大宛国带回来的苜蓿种子撒播到了那里。也许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缘故，也许是优质的遗传基因的缘故，本来易受杂草危害的苜蓿，千百年来，在那里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葱茏了又枯萎，枯萎了又葱茏……绵延不绝。葱茏时，辽阔的原野上绿叶相连，紫花相间，清风一吹，绛碧相间，此起彼伏，像无数个穿紫戴绿的少女在翩翩起舞；枯萎时，绿色褪尽，荚果满枝，辽阔的原野又变成了一片黄金的海洋。在锦海大学进驻之后，苜蓿园尽管不断地遭到各种建筑和场地的蚕食，但苜蓿仍然有相当的规模——仅百亩地左右的苜蓿地就有好几块。

暑假开始了，平时人群熙来攘往、嘈杂声不绝于耳的苜蓿地一下子清静了许多。杨丽芬在打点好了去哈佛大学留学的行装后，在临行前的一个黄昏，来到曾经常光顾的苜蓿地，向这位虽然总是沉默不语但又总和自己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老朋友告辞。

太阳落山后，散布西天的晚霞，像是织女们晾晒着的一块块织锦。远山黑黝黝，像一幅悬挂在天幕上的泼墨画。一片片苜蓿墨绿墨绿的，

像一床床崭新崭新的墨绿色缎被；晚风习习，像是情侣们嬉戏时呵出的缓缓清气……杨丽芬漫步在苜蓿地的小路上，沐浴着温润的晚风，尽情饱览着一景一物，回味着一年来在锦海大学饱尝到的酸甜苦辣，一股热泪涌出了眼眶……

大学毕业临近派遣时，杨丽芬因为本已联系好的那个外资企业在本土的母公司突然宣布破产而破产，被迫重新找工作。由于绝大多数的用人单位早就确定了拟聘人员，因此，她虽然马不停蹄地找工作，但一直苦找不得。也许真有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吧——她在近乎绝望之时得知锦海大学人文社科部需要一名教《实用写作学》的教师，便去投求职简历。

锦海大学主教学楼地上有十五层，地下有三层，人文社会科学部位于地下三层。杨丽芬手揣着求职简历，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跨进电梯，手哆嗦着摁了一下“-3”键，不知怎的，电梯却哼哧哼哧地直往上蹿，一直窜到“15”才停下来，可停下来之后，电梯门却怎么也不开。慌急之中，杨丽芬重重地摁了几下“-3”键，但电梯仍然原地不动。当她正准备再次摁“-3”键时，电梯忽然像失了控一样地飞速地往下坠——她吓得要命，慌忙用两手使劲地撑着电梯的两壁，闭着眼，随着电梯一起往下坠。

“完了——电梯肯定出故障了！这次必死无疑了……”杨丽芬绝望地想。正当她想着想着，电梯突然间“砰”的一声停下来了，她睁开两眼一看，电梯数字显示为“-3”，紧接着电梯门自动打开了。她本能地冲出了电梯，扶着电梯门框一边凝视着电梯门一边气喘吁吁。

在心神甫定后，杨丽芬来到人文社会科学部办公室门前，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两下门。由于远离了喧闹的外部世界的缘故，地下三层显得特别阒然。杨丽芬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谁呀？”门内传来一声低沉的问话。

“是我……”杨丽芬怯怯答道。

接着，门内传出了“咣当咣当”的拖鞋声。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胖墩墩圆滚滚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人倚着门框斜睨着杨丽芬。

“我……是……来贵处投宿的……”不知怎的，平素总是举止稳重、雍容大方的杨丽芬此时颇为紧张恐慌，以至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了，最后竟把“投简历”说成了“投宿”。

“我这儿不是旅店。”门内那人说。

“是……不……”杨丽芬意识到自己把话说错了，慌忙试图纠正。

“我是来贵处投简历的。”杨丽芬赶紧接了一句。

“那请进吧！”门内的人有气无力说。

“我姓涂，是本办公室主任。”在杨丽芬走进办公室后，门内那人发问道，“请问如何称呼您？是哪一个学校的？学什么的？硕士还是博士？导师是哪一位？……”

“啊！涂主任，您好！我姓杨名丽芬，锦都师范大学的，学中文的。”杨丽芬赶紧面带微笑地说，“这是我的求职简历，这是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档案和发表作品的复印件……”

涂淑娘瞟了杨丽芬一眼，打开杨丽芬的简历，浏览了一下便收回眼光，一边将简历折叠起来一边说，“学中文的，成绩不错，成果也不少，我们正缺一个教《实用写作学》的人。但我们部主任不在，这样吧，我把他的名片给你一张，那上面有他的联系方式，你自个儿与他联系。”说完，便随手从桌上名片盒里取出一张递给杨丽芬。

通过电话预约后，杨丽芬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准时到达锦海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皇甫钟贤的办公室门口。她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办公室内便传出了一串笑呵呵的声音：“是杨丽芬同学吧？欢迎！欢迎！”门打开后，一个高大英俊、仪表堂堂、看上去四十刚出头的男子绅士风度十足地向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但与此同时，他忽然一愣，两眼射出十分惊讶的光彩，半伸出去的手僵住了。见此状况，杨丽芬颇感窘迫，无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但正当她要发出“冒昧”的道歉声时，他又念念有词地说道：“欢迎！欢迎！”

皇甫钟贤之所以“失态”是因为杨丽芬与他当年在秦水河畔插队时的一位小队友十分相似的缘故。那位小战友姓刘名宏，祖籍秦州，祖父

本是旧政府的一名高官，后弃暗投明，进入新政府，“三反”、“五反”时“畏罪自杀”。她的父母都是锦都大学文学教授，在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思想被批判的那阵子受株连，后抑郁而终。十五岁那年，刘宏初中一毕业就到秦水河畔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虽然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从小就营养不良，但还是长得天姿国色光彩照人，因而，一进知青队便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知青队的一位“老油条”甚至一见到她就扯着嗓子唱当地一首广为流传的“信天游”：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刘宏在知青队没待多久就被选拔到县文工团，之后又没多久就因主演一出地方戏而走红全国，并被调入中央剧团，“文革”结束后，移居加拿大。皇甫钟贤曾为她寝食不安，连续偷走了她的好几条裤衩。如果不是被及早发现的话，说不定他还会对刘宏做出更为出格的事情来……

与杨丽芬的谈话刚进入正题，皇甫钟贤便接到校长办公室通知他马上去学校会议中心参加为迎接教育部检查而召开的紧急会议的电话。挂上电话后，皇甫钟贤面带歉意地说：“小杨，实在对不起，我们改日再谈吧——我现在得去开会。”

“行！”杨丽芬非常理解地说，“您公务在身，先去忙公务，改日再谈。”

“改日……”皇甫钟贤抬起右手拍了拍后脑勺后说，“这几天我的工作日程都排得很满，这样吧——周日晚上有空，那天晚上八点钟我在家等您！”说完，随手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了他家的地址。

皇甫钟贤虽然急着要去开会，但还是不慌不忙地把杨丽芬送上电梯。

“嘿！世界上还真有长相完全相像的两个人！”杨丽芬走后，皇甫

钟贤不禁在心中慨叹，稍缓之后又默默地自我叮嘱道，“这次一定抓住良机，让昔日美梦成真！”

在学校会议中心开会时，皇甫钟贤虽然一如往常地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地方，也一如往常地正襟危坐、手脑并举地捕捉领导的重要指示，但脑海里却总不时闪现出杨丽芬的身影，同时也偶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有关刘宏的一些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无论干什么，心头杨丽芬的身影总挥之不去……

“我这次一定不能再失良机！”周日一大早，皇甫钟贤刚睁开眼——还没完全醒过来，脑子里便又闪现出杨丽芬的身影，同时，在心中自我提醒道，“不！不仅不能再失良机，而且还一定要抓住这一良机！”

晚上八点钟，杨丽芬如约到达皇甫钟贤的家门口，小心翼翼地按了按门铃。

“请进！”皇甫钟贤在听到门铃声后，边开门边说，“欢迎！欢迎！我已经在此恭候您多时了！”

“谢谢！”杨丽芬答礼道，“打扰您了！”

“哪里！哪里！”皇甫钟贤边将杨丽芬迎进室内边说，“本人单位事多，拙荆又不在家，家里欠收拾！”皇甫钟贤说。

“就您一个人在家？”杨丽芬既似意外又似警觉地问。

“是的！拙荆在澳门攻读 MBA——犬子也随贱内去了！”皇甫钟贤既似炫耀又似无可奈何地说，“还‘一去音容两茫茫’！”

皇甫钟贤与老婆实际上早就只是名义夫妻了——他的老婆姓陈名晖，其祖父原为湘西的一个土匪头目，后投奔国民党军队。母亲是她祖父在率领土匪打劫妓院时顺手牵羊带走的一名雏妓，祖父跑到台湾后，那雏妓便成了她父亲的偏房。由于不堪其父亲的蹂躏，她母亲便在她刚满一个月时就带着她逃走。解放军占领锦都时，她母亲正背着她混迹于难民之中。“文革”时，陈晖下放到湘鄂川交界处的一个乡村，在那里，先后遭到支部书记父子的强奸，怀孕之后，嫁给了支部书记的儿子。“文革”结束那年，她的儿子掉到水里淹死了，随后，她带着身心的创伤和满脸的皱纹返回锦都市，被安置在锦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担任资料员。由于年长色衰，加上与支部书记父子之事变形化地传开了，因而在返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连一些中老年鳏夫也唯恐避之不及。后来，继承了跑

到台湾去的祖父留下的一大笔遗产，一夜之间变成了锦海大学的第一富婆。再后来，便与比自己小六七岁的临时工皇甫钟贤结了婚。婚后，两人之间虽然未曾发生过大的“战争”，但皇甫钟贤对她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皇甫钟贤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部的主任后，为了便于自己采花，“家里红旗不倒”与“外面彩旗飘飘”两全其美，同时，也是为了给她弄一张文凭，提高一下她的身份来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便利用手中之权把她送到澳门去读 MBA。她则为了眼不见心不烦，同时，也为了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便顺水行舟似的去了澳门，到那儿后没过多久就怀上了一个孩子，之后，定居似的住在那里……

“啊——”杨丽芬语意含糊地应了皇甫钟贤一声，随后，随他朝客厅里走。

走过门厅到达客厅后，杨丽芬环视了一下，发现客厅非常阔大，客厅中间摆放着一个硕大的茶几和一组豪华真皮沙发，沙发对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两幅题有“朱尼仑题”的字样的条幅——其中一幅写道：“囊无半卷书，唯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另一幅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沙发的背后和两端均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籍——而且是清一色的豪华精装本。

“请坐——请坐！”皇甫钟贤一边进厨房去倒茶一边说。

“谢谢！”杨丽芬端庄得体地答道，并随手将手提包放到茶几上。

“请用茶！”杨丽芬刚坐定，皇甫钟贤便把一个十分精美的搪瓷杯放到她面前的茶几上，边放边说，“这茶和茶杯都是我这儿的珍品——茶是西湖龙井，是前两天一位来自西湖岸畔翁家山的朋友送的，好极了，真可谓集‘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于一身！茶杯也是一位朋友送的，据说是景德镇的极品，事实上也的确不错！您是我这儿珍贵的客人，珍品待贵客——值！”

“谢谢！”杨丽芬再次道谢，“您太客气了——我受之有愧！”

“哪里哪里！仅仅一杯茶而已！”皇甫钟贤说，“哎哟！我还忘了问您吃过饭没有？还没吃饭吧？来——我现在就给餐馆的老板打电话让他派人送饭来！”边说边把手伸向腰间的手机。

“别打电话了！”杨丽芬见皇甫钟贤掏手机，便赶紧说，“我已经吃过饭了——本来我是打算请您吃饭的，但是……”